东江右岸

吴海霞

首尾都与奉化江相接，镶嵌其中6.2公里的东江，左岸为奉化，右岸为鄞州。

我偏爱右岸。

因为那守护了东江全程的防洪堤与景观带，是整个区域内最具辨识度的风景，从空中鸟瞰，像长而翠的珠链，蜿蜒地环绕了沈风水、走马塘、茅山等三个村落，充满了诗画江南的意境。

夏日黄昏，漫步防洪堤上，江风吹拂，眼前豁然开朗，开阔的江面，碧波荡漾，沿路分布的六座节制闸以及斗门桥、武陵渡碑、东江大桥等景观，沿堤全程相伴的绿地、花树、亲水平台、步道，构建成浑然一体的“水清、岸绿、景美、安全”的全域美景。

东江发源于奉化葛岙乡南端薄刀岭岗，自南向北流经尚田、西坞、白杜至方桥与县江汇合后入奉化江，干流全长44公里。而我也只熟悉鄞州境内的那6.2公里，爱那6.2公里的东江右岸。

沿着沈风水村一路向南，江边是民居，是稻田，田园牧歌，人间烟火，充盈着对乡土温暖的眷恋。

沈风水村人杰地灵，著名宁波帮人士、“营造大亨”沈祝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沿着东江，沿着奉化江，一直去到武汉，至今还有多栋洋行大楼、银行大楼，成为武汉民国时期建筑的地标，著名的武汉大学最终让他倾家荡产，却成就了中国最美丽校园的初稿，也诠释了宁波商人的诚信、对知识的尊重。

以沈祝三传奇经历为原型创作的甬剧《筑梦》，分别在他老家姜山和他洒下心血的武大上演。

几年前，生活在海外的沈祝三后人前来寻根，我再次走进沈家那座百年老屋，青砖和红砖装饰的拱形门楣、百叶窗、一面保存相对完整的青红砖墙等，都能看出当年建筑风貌。在老旧而狭窄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听着年长的村民诉说沈家的旧事，百年老屋的气息笼罩下来，这是沈祝三在外事业发达之际为他母亲造的房子，也是这位“营造大亨”留给家乡的唯一建筑。老屋的西边，是祠堂和义学校舍。

萦绕着沈风水村的东江，在我眼里，成为一条有故事的河。河畔的村落，被江水滋养过的土地，在千百年的岁月里，繁衍着生生不息的聚散离合、奋斗逐梦。

作家天涯的小说《楝树河向东流》，记录家乡沈风水村的乡愁与变迁，书中的河流，也应该有着村边东江的影子。

江水依依，从沈风水村流到了千年古村走马塘，这个走出了76位进士的“中国进士第一村”，充满了宋韵文化，村内古朴的街巷之间，似乎仍有宋人的生活经络与精神气脉。

这里也出过戏，取材于走马塘人——御史陈禾的原创越剧《走马御史》在全国巡演。

走马塘村的一边可以望见东江的四季，另一边的入口，是红遍了一个夏天的荷塘，不同的水域，为古村注入灵气，注入生机。

如今，荷塘依然是最美的花季，粉的、白的荷花，争先恐后，一大朵一大朵挤在圆盘般的碧叶之间，一天到晚兴兴头头，极好的精气神。荷塘畔只开118天的网红咖啡馆，成为乡村的另一道风景。

这个夏天，我一遍遍来到荷塘边，喝过咖啡，听过青年的宣讲，看过“宋乐入画”的情景展，那箜篌琴音，古装女子，是荷塘与老屋之间，一抹生动的宋韵色彩。

在汇入奉化江前，东江的流水又进入了茅山的腹地。

斗门桥有着百年历史，茅山师范旧址，也见证了近百年的岁月，茅山不高，却充满深厚的文化底蕴，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主人——范钦，就长眠在此。

茅山，山青。东江，水碧。在这山水之间，安放着范钦充满书香的魂魄。

爱东江右岸之风景，是因那土地里，深深流荡着的文脉，深埋着地域精神的基因密码。耕读传家的风尚，义利兼顾的宁波商帮精神，刚柔并济，水乳交融。东江右岸，3个村庄的样本，也是鄞州乡土文化的缩影。

当此刻的我，随着东江，寻迹岸边的流韵与往事，用目之所及，也用思绪与怀想，去描绘和充实那文脉之传承，民生之发展，同时留意到，那江边的防洪堤，不只是为审美而建。

曾几何时，江边的村民每年在汛期或遭遇台风时，都会苦于洪涝，路面、田地被淹没，“海葵”“菲特”来袭时，积水过膝。

如今看到的这一段防洪堤，是鄞州区水利局投资5.76亿元，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高标准的东江堤防加固工程。

这一工程是甬江防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高加固东江右岸堤防，并对东江右岸平原区域实行节制，形成洪涝分治排水格局，进一步减少洪水入侵右岸平原，缓解鄞东南平原防洪压力，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对防洪的新要求、高标准。

整个工程的防洪标准已达20年一遇，与下游奉化江堤防闭合，沿河分布有六座节制闸，分别为东江管理所闸、刘家闸、孙家山闸、钱家山闸、王家闸、太平闸，共同承担鄞州平原的防洪排涝体系。

有了东江防洪堤的守护，江畔的村庄风景，变得更加宜人，村民的幸福生活，更多了一份保障。

绿草茵茵，紫薇芬芳，杨树葱茏，显示着岁月静好。

江边人家，美化墙上有斑斓的彩绘，书写着“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宣传语，这一理念，书写在岸边，也刻在了心上。

夜闸螃蚖香

沈潇潇

大暑日，夜仍大热，百无聊赖中倚床读书。忽接一文友来电：在家吧，朋友刚捕到的小蟹，送来很多，转送你一部分，在路上了。

半小时后，蟹送到了小区门口。蟹小，青褐色背壳似成年人的一节大拇指大小。文友年轻，只呼其小蟹而不知蟹名。其实，这蟹古人称彭越蟹，宁波人俗称螃蚖蟹，又称彭琪蟹、蟛蚖蟹、白玉蟹甚至“朋友蟹”等，长到这么大已到顶了。苏东坡曾拿这小不点儿蟹跟孟郊之诗相比：他先铺垫曰“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后笔锋一转，激赞“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东坡先生是吃货中的高手，他既然对彭越蟹即螃蚖蟹能“竟日嚼空螯”，绝不会是白费工夫，其特有的小滋味应该是让他很享受的。不错，螃蚖蟹虽小，其味却是上乘，尤其中秋后的螃蚖蟹生膏增肥，味最鲜美，白居易有诗曰：“乡味珍彭越，时鲜贵鹧鸪。”

拎着一小编织袋螃蚖蟹回家，油然想起年少时曾与螃蚖蟹的零距离接触。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暑期，我和几个胆大的小伙伴常跨过濠河上浙东布厂前的那座“黑”桥，穿过当时的宁波一中校园，偷偷去奉化江游泳，还用滑滑的涂泥把自己涂成仅露出双眼的“泥人”，在江涂上呼叫追逐，不亦乐乎。饿了就在泥涂芦苇丛里捉蟹，那里布满了密密的小洞穴。那些洞口有新鲜小泥堆的，洞里必有蟹无疑。因为蟹会把涂泥中的微生物、腐殖质吃掉，把其余的泥堆在洞口。捉到的都是沙蟹和螃蚖蟹这样的小蟹。小伙伴们将小蟹在江水里洗一下，就直接塞进嘴里。蟹壳在少年锐利的齿间转眼就成细末，和着蟹肉和鲜汁一起咽入肚里，咸咸的，鲜鲜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鲜永远镌刻在我的舌尖上了。稀奇的是，其间竟没拉过一次肚子，大概那时的江水还没被污染吧。

那样的生猛吃法，如今当然不敢再试。油炒螃蚖蟹倒是吃过并印象深刻，炒后蟹壳金黄，味道又鲜又香又脆。但油炒螃蚖蟹宜趁热吃，一冷味道就大打折扣了。也有人拿它跟同类小蟹红钳蟹一样制作蟹酱：将蟹捣碎研细，再配以盐、酒等佐料，在容器中密封以备后用。这样的蟹酱可直接佐餐，也可作调料用，如蒸熟的土豆、茭白、萝卜等，都可蘸着它吃，海陆交融、咸淡搭配，唇齿留香。将蟹捣碎研细做来费时，懒人如我只得放弃。想想，还是按元代《四明续志》所记“彭越蟹虽小，盐酒醉之，异于常蟹”操作吧。我准备了半脸盆盐水，将蟹放养其中，让其吐出泥沙。蟹们纷纷突围往外爬，手忙脚乱抓过一个锅盖捂住，又去倚床读书。约两小时后，我把盆里的盐水滗尽，又用清水将蟹冲洗一番，再倒入大口径的玻璃瓶，撒盐，倒酒，放姜丝、蒜末和糖后密封，大功基本告成。

文友在来电中说过这些蟹是当夜刚从江边滩涂湿地，“照”来的。江是奉化江，只是“照”蟹地方在年少时游泳江面的上游10多公里处，已是奉化区方桥街道界。捕捉螃蚖蟹的通常办法是掘或钓。掘是死功夫，钓是玩功夫，螃蚖蟹馋，见到诱饵，就忙不迭地用螯抓住不放，这时只要快速提竿就手到擒来。“照”是又一种捕捉方法。当地有谚曰：“六月六，蟹晒谷。”每当低气压的闷热夏夜，螃蚖蟹会从洞穴里纷纷爬出，在涂面上透气、觅食、活动，像晒谷场上的稻谷那样密布于滩涂上。这时最好的捕捉办法就是“照”，即借助灯光来捕捉。暗夜里的螃蚖蟹，猛一见灯光照射，就像中了定身法一般动弹不得，捕捉起来就方便了。文友送蟹到我这里已是第三家，照到的蟹多，说明江畔一些滩涂真有“蟹晒谷”般的样貌了。想起几年前实施的江堤整治工程，曾担心随着水泥钢筋堤坝的筑高原生湿地生态会被破坏，从而使蟹们失去栖居的洞穴，水鸭子、鹭鸟们失去安身之所。今晚不期而至的螃蚖蟹，令我心有所慰。

想象着醉螃蚖蟹的滋味入梦，竟蒙苏大学士来询：吾闻彭越香醇，愿求数螯以嚼，可乎？

山水含清晖　岑其　作

林中小溪

颜　翔

只要流淌就会歌唱
不论葳蕤，不论凋敝
枝繁叶茂间漏下的鸟鸣
是小小浪花上跳舞的阳光
斑驳之间，叮咚声里
闪烁着星星一样的微笑

安静面前，执着面前
每一次的遇见和跨越
不论野花杂草，不论藤蔓苔藓
走过的日子永远清澈明亮
涌动与潺流，奔腾与跳跃
从容让寂寞的雨季悄然退去
留下的曲折和跌宕
浮沉着一个卑微的灵魂
让时光有了高贵的领悟
即使有过迷茫和忐忑不安
那份梦想像树林般青翠
一个个清亮的音符生机盎然

当树越来越高大
当林越来越茂密
那是谁的召唤与指引
挽起了崇山峻岭亘古的情怀
哪怕喧嚣也是孤独的
绕过的坎坷同样拒绝泪水
磨砺与坚韧，跋涉与宽广
在每一个晨曦到黄昏间
独自走出的就是星辰大海

是的，只要流淌就要歌唱
从不回头的坚守注定悲壮
不论崎岖，不论陡峭
林中的小溪就像一条路
穿过四季，穿过无人的凝视
在岁月里留下生生不息的诗章

一缕风的流浪

潘玉毅

地球存在了46亿年，风就存在了那么久。

风从来不以求稳为目标，故而也不在一个地方久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远古时期到现在将来，流浪是它的常态。

一缕风，它时而在树梢，时而在草尖，时而在海面上，时而在兔子的尾巴处，时而在人的鬓边和衣角上。这便给人一种感觉：风无定处，又好像无处不在。

风吹过秦观种于西窗的竹林，窸窣的声响仿佛是人的脚步声，让他以为是老朋友来造访了；风吹过金灿灿的稻田，稻穗望风低头，农民们喜上眉梢；风吹落苹果，砸在牛顿的脑门上，“万有引力”就这样被发现了……

谁也不知道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浪的，只知道地球上还没有出现生物的时候，它就已经浪迹天涯了，只知道它开始流浪后脚步就没有停下来过。

有意思的是，风在雨天出现和在晴天出现，在南方流浪和在北方流浪，给人的感觉大不一样。哪怕只是在它前面加一个方位，产生的效果也迥然有异：东风吹着吹着，大地就苏醒了；南风吹着吹着，天气就炎热了；西风吹着吹着，草木就金黄了；北风吹着吹着，人间就白茫茫一片了。

汉语里所谓的“风停”，其实只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说到底，不过是人的感官太过迟钝，没有察觉到它在移动而已。“停歇”二字，从来就不曾在风的词典里出现。事实上，风无时无刻不在飘拂、起落、追逐。

风很神奇，它无色无味，却能将各种颜色送入人眼帘，将各种气味送至人鼻端；它也很重要，自古以来，于农人而言，风调和雨顺一直都是他们最为盼望的。

当然，世上总有喜欢唱反调的人，在对待风的态度上也不例外。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有一句名言：“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话乍看挺有道理，实则偷换了概念。若不是风吹幡动，光凭人的意念，哪里能够搅得旗幡猎猎作响？好在风足够大度，并不会与人争论什么，更不会因此停下流浪的脚步。

可是，风为什么流浪呢？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依照人的心理推测，也许它是为了寻找记忆中的原乡，也许它是为了寻找心中的远方，也许，它只是由着自己走哪算哪。

风的流浪，谁也看不见终点，却让人心生向往。

绚烂　斌斌　摄

奶奶的小院

仇赤斌

儿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姐姐跟爷爷奶奶同住在一处平房里。

平房有三大间，面积不小，墙是青砖，有年头了。地坪是泥地，已经被踩得很光滑，但并不平整，梅雨季节会返潮，湿漉漉的，角落里偶尔还会长出蘑菇来。

门前有个大院子，也是泥地。奶奶种了很多花，凤仙花、鸡冠花、太阳花、紫茉莉，都是乡间常见花卉，不值钱，但好养。

鄞州人称凤仙花为满堂红，花开时如火如荼，满堂红艳，煞是好看。凤仙花的籽荚成熟后，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子弹一般弹射出花籽来。把花籽撒在墙角屋边，来年就会长出新苗来。

凤仙花容易长一种豆绿色的虫子，我们叫天蛾虫，很大一条，看上去怪吓人。如果不捉掉这种虫子，没几天整株凤仙花就会被啃得光秃秃。奶奶让我和姐姐去捉虫，我俩忍着恶心，用筷子夹，或者用剪刀剪，把虫子扔到鸡跟前。鸡倒是很喜欢吃这种虫子，吃完一条就定定地望着你，翘首以待下一条虫子。女孩子喜欢用凤仙花染指甲，姐姐和她的小姐妹就乐于捉虫子。

鸡冠花呈玫红色或大红色，因花冠酷似鸡冠而得名。它的籽藏在花冠中，秋天时用指甲轻轻一拨，籽就纷纷落在掌心上了。籽黑色，很有光泽，把它们随意撒在角落里，第二年就会自己长出来，没有泥土的石缝里都能发芽。花冠可以当药，记得奶奶用水煎好给我喝下，治好了我的腹泻。我至今仍记得鸡冠花独特的苦味。

太阳花种在一只破脸盆里，奶奶说这种花喜欢太阳，只要把它放在向阳的地方，也不用常浇水。太阳花夏天开花，不久就结果，花籽躲在帽子状的蒴果里，开裂后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花籽。我最喜欢捏爆各种花籽。

夜开花是蒲瓜的一种，是夏日的大众蔬菜。宁波人把紫茉莉也叫做夜开花，因为它总是在傍晚时分开花。它的花籽很有意思，先是白色，慢慢变青，等完全成熟时就变成了黑色。摘下一颗，花籽圆圆的，外表凹凸不平，像是缩小版的地雷。剥开它的表皮，可以看到里面的“肉”，粉状，手指一捻，极为细腻。有人说这种粉擦在脸上可以美容。但我一直没有试过。

院子有围墙，不知是谁在一人多高的围墙上放了点泥土，把仙人掌插在上面。仙人掌居然活了，两年后开花，黄色，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耀眼。仙人掌会结果，果子掉到地上，又能新长出一棵来。这植物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平时根本不用去浇水和施肥。

奶奶在院子里还种了萱草，为的是吃黄花菜。奶奶总是在清晨时分采摘黄花，趁花还没盛开或含苞欲放的时候，她说这时摘下的黄花菜好吃。摘下后，奶奶把它们放在竹匾上晒干，储存起来，多是在过年时炖蹄髈、炖鸡吃。奶奶在初一和十五吃素，她做的四喜烤麸里，总少不了黄花菜。

院子里每年都种南瓜、丝瓜。丝瓜通常和榨菜或咸笋干一起做汤，如果用它炒鸡蛋，那是有口福了。南瓜嫩的时候炒菜吃，老了就和豇豆一起煮，也可以做南瓜饼。奶奶做的南瓜饼，大多是蒸熟了吃，若是放在锅里油煎，又软又糯，香得要命，那是无上的解馋之物。

我从别处挖来一棵从桃核里长出的小桃树，种在院子西侧。桃苗还很孱弱，我怕大风把它吹折，在其四周垒上砖块。这样也算做个记号，防止有人不慎踩到它。桃树和我一起慢慢长大，后来每年都开花结果，几年后，大的桃子能超过半斤，很脆很硬，也很甜。每年我们都会留下几个长在桃树最高处的桃子，让它慢慢成熟，最后等我爬上树去采摘时，桃子已经发软，它们最适合没了牙齿戴着牙套的奶奶吃。

如今，老屋和小院早已不在，奶奶去世也有二十六年了。